

著书人语

父亲的历书
关于《山中岁时》

项丽敏 文

我对节气的认知,最早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

每年春节前,父亲进城办年货,必定要去新华书店买一本小小的历书。那历书真的很小,又薄,躺在父亲手掌上,红色的封面印着年份和生肖图。家里已有挂历了,父亲单位上发的,挂在堂前固定的位置,过去一天撕一页。在我看来,挂历和历书的内容差不多,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购买历书,仿佛少了历书,这一年的日子就乱了秩序。

历书放在父亲专用的抽屉里。抽屉里摆着与父亲工作有关的文件,是上锁的,但父亲时常忘记锁上,要么把钥匙随意摆放在桌面上。临睡前,父亲会拿出历书看一眼,拿笔做记号,在空白的地方写几个字。趁父亲不在家时,我打开抽屉,找出历书翻看,真让人失望,从头看到尾,无非是当天在菜园子里种了什么,收了什么。

做记号的地方大多是节气日,比如清明,会在下面“清明无雨早黄梅,清明有雨水黄梅”的一行字上画道横线,再画一个箭头,写上“有雨”。对父亲来说,历书就是他的农事日记本。

父亲翻看历书时,时常会和灯下做针线活的母亲聊两句。

“快打春了,把土豆种拿出来,看芽发得怎么样。”

“过两天立夏,把地里的豌豆摘一点,割块腊肉煮豌豆饭吃。”

“要立秋了,跟卫东打招呼不要下河洗澡。”

“明天是丽敏的生日,刚好霜降,给她煮碗溏心蛋早上吃。”

父亲说出这些节气名时,我脑子里就会出现一扇门,与节气对应着的一扇门。每扇门的颜色都不一样,门里的光线、气味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从门里穿过,到达另一扇门时,仿佛只是一盏茶的工夫,又像是一次漫长的跋涉。

临近元旦,堂前的挂历就只剩可怜的几张纸了,每撕去一张,心里会一紧,觉得过去的日子都作废了,转眼间,一年就成了空白。当父亲再次拿出他的历书,一页页地回翻,这才踏实下来:过去的日子仍旧在历书里储存着,一年四季的每一天,耕种的,收获的,都能在历书里找到痕迹和依据。

新历书放进父亲的抽屉后,旧历书就被母亲收藏起来,按年头的顺序叠在一起。好在历书很薄,不占地方,即使如此,也装满了一只木头匣子。

梅雨季过后就是乡间晒霉的日子,

母亲会打开那只木头匣子,取出旧历书,摊晒在院子里。有次回家,随手抽出一本,翻开,在立春的节气日里看到父亲褪色的字迹:丽敏回家,挖荠菜,包饺子,给我织毛衣。看封面,历书是一九九〇年的。那年我刚出校门,沉迷于厨艺和编织,并不知道后来会走上写作的路。

而立之年我开始了写作生活,第一本散文集出版后,转向了乡村风物和自然随笔的书写,心里有个模糊的愿望:要写一本和植物、节气、农事有关的书,献给父母和家乡。这个愿望像一颗很久以前埋下的种子,在读到茅岸的未完之作《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后,苏醒过来,在我生活的太平湖畔,在浦溪河边,开始了秘密又缓慢的生长。

这本书除了散文,还收入了我的诗歌和摄影作品,它们是自然之神赐予的礼物,也是我的心灵图景。我在四季草木间行走、观察、拍摄、写作,是想通过这些寻找自己的位置,不至于在光阴的迁徙中迷失,让精神安宁自在,拥有一个不可被岁月掠夺的花园。

《山中岁时》,项丽敏 著,黄山书社2019年10月出版,定价:49元

夜读偶记

回首古吴
读陈振康《勾吴史探析》

高仲泰 文

主宰古代吴地民众生活三千多年的主流文明,是如何形成和兴起的?吴国作为一个方国或诸侯国,存在近七百年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挑战?它和邻国楚国、越国及中原诸国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问题始终吸引着也值得我们去追问和了解。

作为一个吴文化爱好者,我对古吴那个年代同样充满好奇和想象。最近读到陈振康先生的著作《勾吴史探析》,一下把我引进了两千多年前环太湖流域的吴国那苍老而又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中。研究历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二三千年的社会我们几乎难以一睹其形态了,除了考古发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我们只能借助于文献记录,来寻找历史的脉络,揭示历史的真相。

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料称之为“信史”,但在野外发掘的第一手资料予以过硬佐证之前,任何历史书籍都只能是一种间接的“二次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著作人的主观因素。关于吴国的“信史”少之又少,即便屈指可数的那么几本,也有许多方面存在争议。

陈振康先生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长期专注于吴文化的研究,以严谨的态度,孜孜不倦地在这个领域进行梳理和索解。作为吴文化研究会负责人之一,他多年来是主持《吴文化》杂志的核心人员,除了组稿、编辑、发行,还奔波于有关各方之间,寻求资金和支持,使得这本杂志得以生存,成为弘扬江南文脉包括吴文化重要的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篇论文发表,所述内容几乎遍及吴文化的方方面面。现在,他又正式出版了《勾吴史探析》这本吴

文化专著,毋庸置疑,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成果,也是吴文化研究园地一个不可多得硕果。

作为江南文化的源头,泰伯奔吴前,环太湖一带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断发文身、饭稻羹鱼、陶器玉器乃至青铜器均已完备。泰伯奔吴后,带来了中原发达的农耕文明,一个千年古邦便出现了,中国最悠远的运河印证了早期吴国与自然界的博弈,也印证了兴修重大水利工程国家机器才具有的组织力量。陈振康先生在这本著作里叙述了“泰伯奔吴”“吴王寿梦通中原”“季札观乐”“吴国崛起”“楚吴争霸”以及“夫差北伐”等史实,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解读,对本文开头提出的追问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是令人信服的。

吴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文明和文化,它是动态的,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地人,也曾呼啸起“轻死易发”的壮士雄风,刺客专诸、要离,一个借献鱼为名,刺杀吴王姬僚,一剑封喉,使公子光夺回王位;要离以全家人腰斩闹市的牺牲,博得流亡在邻国的吴王僚之子庆忌的信任,伺机将庆忌置于死地,除去了吴王阖闾和伍子胥的心腹之患。那时的吴文化是尚武、好斗的,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青锋,中国古代最精良的青铜兵器都出自吴国,连屈原《国殇》中也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诗句,而吴钩之称,后来成为冷兵器时代的代名词。吴国涌现了好多位闻名天下的铸剑师,最著名者为莫邪干将,后来铸剑术流入越国,十多年前出土的勾践剑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寒光闪烁,锋利无比,传说虎丘剑池的阖闾墓中有三千把利剑陪葬。

仁义文化和复仇文化在那个时候

是吴文化的主臬,季札三让王位,季札挂剑是仁义礼智信的具体范例,为历代所赞赏。吴文化和越文化大同小异,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同,夫差以仁慈之心,放勾践归国,勾践怀着刻骨仇恨,卧薪尝胆,誓死报入吴为奴的凌辱之仇。伍子胥扶助阖闾强吴,借助吴国军力攻入楚国,鞭尸已入土为安的楚平王,报楚平王杀父杀兄之仇。这些故事,千古流传,实在是那个年代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吴戈和礼乐,仁义和复仇,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精神统一在一种文化中,这恰恰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反应,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文化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

大致从隋唐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全国经济中心向江南转移,使吴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减少,和平的维护,生活的安定,使吴文化从尚武转为尚文,强悍勇武转为文质彬彬,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吴地读书人增加了,醉心三尺青锋变为热衷于金榜题名。吴地成了一个文化的高地。这一些,都在陈振康先生的著作里有很到位很专业的分析。

继承和弘扬传统,是为了更好地感应当下的现实。担当着复兴梦、强国梦的当代人,在回首古吴之际,理当传承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我们读陈振康先生的《勾吴国探析》,也触摸到、感知到了吴国的壮美、血性和沉重。

《勾吴史探析》,陈振康 著,团结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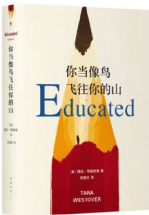
上架新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5元
[韩]赵南柱 著,尹嘉玄 译
《82年生的金智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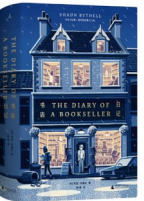
你无法想象,一个女孩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本书是亚洲10年来少见的现象级畅销书,以真实、日常的叙事风格,呈现一位三十六岁平凡女性的前半生,她看似按部就班的生活之后,是无数个接近崩溃的瞬间。

南海出版公司 5.9元
[美]塔拉·韦斯特弗 著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作者1986年生于爱达荷州的山区,十七岁前从未上过学,通过自学考取杨百翰大学,2008年获学士学位。随后获得盖茨剑桥奖学金、哈佛大学奖学金。2014年取得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处女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她根据成长和求学经历写成的回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9元
顾真译
[英]肖恩·白塞尔 著
《书店日记》



英国人气二手书店毒舌店主的吐槽日记,冷幽默外壳之下的书业生存实录。《书店日记》记录了在亚马逊等电商冲击之下挣扎维生的书业日常。开一家书店需要圣人般的耐心,从中得来的素材“写本书绰绰有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8元
方颂华译
[波]扬·波托茨基 著
《萨拉戈萨手稿》



小说使用了哥特、流浪汉、喜剧、冒险、哲学、爱情等各种文体,故事中套着故事,被誉为堪比《十日谈》与《一千零一夜》的杰作。

百草园书店提供